

# 字形、字音雷同的有趣聯想（之一）

蔡駿強

漢字中的字形、字音雷同的不勝枚舉，在下只從其中所產生若干有趣聯想舉例。例如：字形相當的緣和綠，只一撇之差。字音中，需與須讀音同，經常被混為一談。

## 旗·奇

印尼國旗，上紅下白；波蘭國旗，上白下紅。

兩國一在亞洲，一在歐洲，互不隸屬。

如果在印尼把國旗的紅白弄錯為白紅，若擴大解讀，可視為叛逆，知情者斷不敢亂來。但若辯解為是波蘭人就有理由了。

我的外甥孫女婿正好是波蘭籍，在印尼雅加達任教，娶華人富商郭家長女，家中一旗可兩用，您說奇也不奇。

民國106年，美國國務院刊物刪除中華民國國旗，我外交部長大表遺憾；雙十國慶籌備會主委蘇嘉全所寄請柬，則無青天白日滿地紅、又淡化國號，只

差沒印出台獨旗號，何需如此猴急？老藍男李大維兄何不也大表遺憾？又見一奇。莫非染了軟骨病？換了位置、換了腦袋！忠奸之辨，不言可喻。

一面國旗，兩番心態；一個中華，雙岸相異；一島之孤，二色絕裂，加一奇。

## 跪·詭

二戰結束後，軸心國的德國、日本，表現迥異，或許是民族性不同有關；西德前總理布蘭德（特）1970年到波蘭華沙猶太英雄紀念碑前，雙膝下跪懺悔，可真一跪泯仇怨。次年，榮獲諾貝爾和平獎。（當年分東西德，後來統一為德國。）

東方的日本，雖苦嘗了兩枚原子彈，但不言戰敗而說「終戰」，好像投降幽魂不放；寧死不屈，憾未見天皇下跪道歉。詭譎心態，好像仍想再大幹一次。

日寇靖國神社仍在，大和魂已改用銀彈代武士刀橫行全球，殺得二戰被蹂躪者木然不知其痛，詭也！

## 王·汪

唐詩人白居易在「放言」詩中有文：「周公恐懼流言日，王莽謙恭未篡時，向使當時身便死，一生真偽復誰知！」

白話：周公且恐懼流言，說他想篡位而退身東避；王莽謙虛恭敬、禮賢下士在未篡漢朝的時候；假如他們都在那時死去，真假和忠奸誰能辨明？

聯想到當年的汪精衛（兆銘），他因企圖刺殺滿清大臣戴鴻不成人獄，牢中寫詩明志，何等豪壯及激昂，其中有：慷慨歌燕市，從容作楚囚，引刀成一快，不枉少年頭。

但他後來雖得保少年頭，日本侵華時，竟搞偽政府，與日寇眉來眼去，汪逆惡名由此而來。

假如白居易仍在，會否加上這個故事？

王與汪，都難免令人嘆惋晚節不保；說句不太厚道的話，早死不就可留芳百世；免得遺臭萬年。

## 柯·苛

政壇有雙柯：柯文哲、柯建銘；一是台北市市長，一是立法委員。前者是醫生出身、政壇素人、新手上路，方向盤還沒抓穩，就狂踩油門，幾成瘋狂駕駛，交通規則「僅供參考」，外交禮儀「備而不用」，議會答詢「NO THREE NO FOUR」，官員去來「如走馬燈」，雙城去回「退綠染紅」，五大「弊」案，「變五大案」，其中巨蛋，將成台北新古跡；將如羅馬古競技場，成了觀光特別景點；非磚石而是鋼鐵結構，斜對信義計畫特區，頗有看頭。

柯建銘：也是醫生出身，又是文哲兄的新竹同鄉，加同宗、同搞政治，氣味相投；有此四巧，可說少見。不過，還有一巧您或忘了，柯者苛也；同樣「寬以恕己·苛以待人」，看來應加一巧才對，一共五巧；天下罕有。

## 需·須

二戰期間，日寇入侵亞洲諸國或殖民地，所向披靡，中國受害最重最深。太陽旗也飄揚過印尼的天空。日軍為支援龐大軍需，所到之處極盡搜刮之能事，土著、華人同仇敵愾，為保身家

性命，有的參加地下工作，有的搞破壞、更有人參加游擊隊，一心抗日，必須毀除敵焰，真是可歌可泣！

由上文出現兩個字：需與須，讀音相同，用法有異。須意即必須；需如需求、必需品（如柴米油鹽醬醋茶、衣鞋……）。現代人必需品更多，不贅。

## 球·求

球，多數是圓的，但羽球、橄欖球（美式足球）則屬例外。

古時的毬，用皮革包入羽毛縫製而成，可供足踢運動兼遊戲，水滸傳中，遊手好閒而擅長此道的高俅，先贏得也好此道的皇太子欣賞，自此一路飛黃騰達，排除異己，連京都六十萬禁衛軍教頭林冲也被迫上梁山落草為寇。

求發音與球、毬相同；求有「求成」一詞。本文只談它。各國各有國技，早年，印尼的國技是羽球，許多名揚全球的好手多屬華裔，梁海量、林水鏡、洪忠和，大家耳熟能詳，當年一拍一拍的威力少有對手。別說大陸、南韓，更無台灣一席之地，但，風水總會輪流轉，我國羽界熱心人士，出錢出力，經多年努力，終於「求成」見碩

果；女將戴資穎橫掃全球，為我羽壇屢添冠軍杯。後續有人，是我們所極其期待的。（高爾夫女將曾雅妮曇花一現，令人扼腕）。

## 重構一月的詩、圖 聊遣思懷

蔡駿強

前兩期刊在本刊的「重構」拙品，較偏剛性，這一期出版時已過中秋，仍可追記一二。特從古詩摘取精華名句，再由谷歌所供美圖選用，重構後兩美相得益彰。

您或會說我「拾人牙慧」。但在下也寫兩首補闕：

一、如月／孩童銀盤風箏斷了線，  
飄在天上看人間。

二、一輪圓鏡

伴秋意

萬里長雲

牽思情

嫦娥奔月

神話美

甜餅聊慰

團圓心



## 何者鼻屎大？

阿扁總統任內的前外交部長陳唐山（前立委、前台南縣縣長），曾以不脛的話譏諷新加坡「鼻屎大」。他顯然有針對性。舉世「小國」！我們另稱小朋友「也有若干，以色列也不大，這兩小國都地小、人口有限。但都沒人敢輕視。比起來，彈丸台灣應是大國嘛；泱泱之邦竟也小鼻小眼的原因是：只分藍綠、不分黑白。

陳唐山也不是沒見過世面，問題在當年民粹搞外交，「綠」令智昏。唐山之名，要怪長輩受國民黨洗腦取的，想擺脫卻如影隨形，他為了明志，恨意陡起，要以言行證明自己是純粹台灣人、非唐山來的，在下以為還不夠，陳姓仍在，又當如何？相信這是台獨分子共同的痛；真要百分之百去中，來自中國的百家姓，怎可不全除？難自圓其說，改姓日本姓？辜寬敏、李登輝、史明、……不妨先帶頭示範。

猶太人在二戰時，幾遭希特勒滅族毒手，好不容易建立以色列國，又有阿拉伯諸國環伺，以阿六日一戰，以國以

寡擊眾，奠定小國亦強威名，誰也不敢輕視。

比起世界大國，論國土、講人口，新加坡、以色列，皆鼻屎大，台灣，只有過之無不及，敗在內鬥內行，搞獨自殘都來不及、媚日惟恐不足，國格淪喪如此，誰瞧得起？中國抗日戰爭犧牲三千六百萬、台灣原住民、漢人死在武士刀下，都是活該？忠厚的台灣人，書讀越多越變絕情；獨化、毒化，其心可誅。

別看新加坡幅員小，政治卻努力弊絕風清、憲政上則有「宰相肚裡可撐船」的大氣度、大格局，2017年秋，四分之三的華人國度，依憲產生人口只百分之十三、馬來西亞籍女總統布哈莉瑪；令偏狹的民粹主義者真無地自容。搞政治，不可如井蛙；民主想進步，套用古人的話，何不「禮失求諸野」。鼻屎大的政治小心眼，應回贈民「退」黨才是。

## 東西南北人

明朝邊貢「送馬猗湖赴河南提學」文中有一句「余亦東西南北人」，好像

也可用在我們這一代人身上。

近代史中，先有清末亂局、再來是大陸淪陷，近又見綠政暗中努力去中。

逢亂局，總有人想「避秦」，沿海的人因地利之便，或泅水或乘輪船、飛機離鄉背井，往東南亞或東北亞諸國移民，各有一肚子辛酸和去國離家恨。

印尼同僑，受早年排華之害，多數忍辱在原地苟活，少數不是去大陸就是來台灣謀生或升學，子孫輩可能已去外國留學或就業，身分隨環境不同而有異，但，也有一些共同點：同存炎黃血液、同為亂世離亂者、同是邊緣人。

明代的王恭「春雁」一詩，有點意思：「莫怪春來便歸去，江南雖好是他鄉」江南二字，可代替其它地名，您以為妥否？因為我輩皆是東西南北人。

## 逆流產卵，順其自然——見「破舊」另有所思

梅傑女士在「拖鞋橫行」文中，對某大學畢業典禮，有碩士穿拖鞋致詞，頗有微詞。但文末寄予希望，用心良苦。此事勾起若干聯想：

① 1950、60年代，印尼流行長長短

袖衫配短如泳褲的穿法。

② 哈林籃球隊一度風靡世界，籃球褲也很短。如今褲長過膝。

③ 迷你裙流行時代，裙短幾見內褲，有人笑稱：男人有眼福了。

④ 女子短腰裙，略一蹲一坐，臀溝半現，也只一陣風。

⑤ 1960年代，嬉皮「Hippy」(Hipster)由美國登場，反傳統、反禮教束縛、反文明、留長髮、蓄鬍子、奇裝異服、性開放、吸毒；但王張愛、反暴力、倡和平、利他。其中有些自我矛盾，難自圓其說。

Hippy之源曰Hipster，意為鬆垮，衍生為「頹廢」。年輕人愛趕時髦嘛。近一甲子後，彈丸小島島民，有的對西風東漸也感染了一些；男子蓄長髮，如柯文哲的副手、時力一立委、男女青年牛仔褲競穿破褲為時尚，開雙B的富二代不願名車微損，但求褲子越破越炫；女子穿迷你裙幾可一覽裙底風光、著短腰裙一坐一蹲也露兩瓣桃狀臀溝；大庭廣眾讓人一飽眼福不以為意，若有人近拍，就喊色狼。您或會大感奇怪，但別

輕易做價值判斷；人老白髮染黑、無齒之徒裝假牙、裝人工關節以利行走……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。

某年遊加國，見老外表演溪畔捕鮭，才知鮭魚逆流而上產卵，完成任務後順流而回，生命告終，順其自然而已，莫大驚小怪。了然人難免喜新厭舊，就不會大驚小怪，如此或可樂活些，然否？

## 離家500哩？

投稿人：馬弓，一個旅台華人的

矛盾心 本名：蔡騷強

美國鄉村名曲多，其中，離家500哩、村路帶我回鄉、故鄉綠茵地，最討我喜歡，除曲調悅耳、詞也接近我心。大概是同理心吧？

早年由故鄉漂洋過海，同僑可能多數屬廣東、福建籍。父祖等先輩，到四季皆熱的南國謀生，除人生地不熟外、語言也听不懂(不曉得)，膽識不可謂不過人，套句老話：一招半式闖江湖也；有人憑三把刀(剃刀、菜刀、剪刀)討生活，有人只帶一個空鐵罐、一張草蓆就過番了，別笑這些看似有勇無

謀者，其實，都抱大決心而往，勞心也勞力，克勤兼克儉，一分一毫賺積。日久，大幸者成了富商，為光宗耀祖，回國蓋豪宅、鋪路造橋、設醫院、工廠、辦大學……不一而足。中幸者可溫飽一家一族敦親睦鄰。不幸者也有，但居少數。

由美國鄉村歌曲，聯想到古代四面楚歌、近代的龍的傳人、梅花、古月照今塵等歌曲，無不令人興起想歷史、思人、思國、思鄉的情懷。先輩雖不知有離家500哩等美國鄉村歌曲，卻愛在異國聽鄉音、鄉曲，聊解懷鄉之愁。相信來自印尼的同僑多少也會哼上梭羅河畔，可見天下人同此心、心同此理。由閩粵而印尼、從印尼到台灣，何止千山萬水。自閩粵渡海來台的早期唐山先民、也如華僑到異鄉拓荒、奮鬥；都有血淚史，但也都不忘本。今若談「本」，一定涉中字，去中惟恐不及的當前，不就自討沒趣？偏有人愛打嘴砲，究其實叫爽而已。

華人到印尼、閩粵人來台，自然也帶中華文化隨身，歷史有上六十或逾百載，在下不以人廢言，柯文哲講了良心

話，「歷史是不能切割的」。異族尚可諒解，同種同文相殘以遂行台獨白日夢，只會讓親痛仇快，竹籃打水一場空。

同在現代諾亞方舟上，是命運共同體，只有癡漢鑿船體，圖個玉石俱焚或俱沉。簡單選擇題，博碩士諸高明，如何教人勾選？

氣氛差又悶，不禁令人慢興「不如歸去」之嘆！於是難免會唱起「龍的傳人」：「古月照今塵」：「村路帶我回鄉」等歌曲。梅花梅花何時滿天下？離家500哩，似近又遠，似遠又近，隨客觀環境與個人心境而定。

### 讀「僑聲」有感——

(春花易謝·墨華永留)

欣見徐森華老師在僑聲發表書法，展出三種字體。細讀附文介紹，才知道他是新竹高中教師，與在下至少有三同之雅：1. 同來自印尼，2. 我當過竹中學生（民國45年—48年），3. 他擅長書法，在下愛漢字也好蒐藏。

為此想「夫子面前賣文章」，用大名嵌聯獻醜如下：

### 四無筆如森·一有墨似華

按，漢字書法被譽為四無：無言的詩、無行的舞、無圖的畫、無聲的樂。筆如森：乃為了練字，毛筆消耗快且多，筆勢如森木的深且高。

墨似華：蘸墨揮灑，不是鴉鴉烏而是筆走龍蛇、鐵畫銀鉤；春花易謝，墨華永留。

有感二：(報業帝國·空前絕後)

·郭奇榮兄大文列出「活躍在新聞界的印尼僑生」，其中楊選堂（楊子）、潘煥昆、蘇玉珍、郭欽昌，我權為補充一二。另政大新聞系1964年同窗有郭奇榮、徐新漢、梁繁章、丘成達、區區在下。其他還有一些先進更可一提：

·楊選堂（1921—2011）廣東梅縣人，1921印尼出生，大陸暨南大學商管學院畢業，政府遷台後，歷任省府編譯室主任、也任教台大，深獲聯合報創辦人王惕吾賞識，屢付重任；集團之一經濟日報（台灣）創辦，他是要員之一，並先後兼任總主筆、社長、副董事長。他除了常寫社論、也寫散文、小說，才華橫溢。他與劉昌平是王老闆左臂右

膀；聯合報在最盛時，海內外報紙幾近十家，我國報史應是空前也可能是絕後。人稱王老闆為報壇成吉思汗，似不為過。

·潘煥昆（1961年—1988）：歷任台北中央日報、中央社社長、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傳媒稽核認證會第一任董事長。

·蘇玉珍：民國55年進台北中央日報，當時台北報界只有四位女記者。她身材高、活動力強，據說曾隨純德女籃隊訪印尼以球會友、也曾與中廣的洪縉曾合力播報美國哈林籃球隊訪華表演，她也是第一位被派出國採訪運動賽事的女記者。1965年到曼谷亞運會，親睹紀政之夫瑞爾揮拳擋男記者的狼狽。

本刊曾刊她參加同僑慶生會，風姿依舊，保養得宜：「玉」未改色。「珍」攝有方。可喜。

郭欽昌：一度與我同在台中大里台灣日報服務，他跑新聞兼攝影，在下聽到消息：青果合社主任秘書一兒離家出走，二中校方告知家長上情。他與另一記者同赴二中詢問，對方否認有此事，以為記者想敲詐，就靠校方人多勢眾，

訓導主任一聲喊打，又推又搶照相機，把它給摔壞了。一場誤會，弄得校長到報社道歉、記者白挨拳頭。

事後再查，原來台中有二所二中：1.省二中；2.市二中。主秘之子讀的是省二中，難怪市二中發火驅人；怪我說不清，怪他未查明；獨家變為雙輪家，憾！

1969年二度訪印尼，郭兄在椰騎機車載我數處採訪，充實許多內容，回來寫了五篇特稿，他的熱情使在下至今未忘；數年前驚聞他車禍而亡噩耗，再憾！

讓我們好好地與全球的人民朋友聯絡合作，密切地團結，維護世界和平

松濤

人生本無常，生存（個人）百年間，（長短不一）有如電石火光，霎時燦爛過。

芸芸萬眾生，紛紛生與滅。彈指即消逝，遭遇各殊，膚色食物與嗜好彼此不同味亦異。相逢溝通不容易，欲構地球村來更艱辛；今獻一法助解決：相當合理而有效。事前設法理解對方之情

況，及重要所具文化，簡要之應酬辭語，如：請求、感謝、道歉、致敬、合作等。因為可能由此雙方發生好感，集結成緣分，而意外地達成良好的發展！（此事時有確切證明。）冀藉此達成求同存異，殊有同歸之功效。

當今的世界，由於科技迅速進步，人民的知識亦開通多聞，加之交通工具便利，是故在聯絡及來往等各方面都顯示非常快捷且方便得多。所缺乏者，祇有在語言的溝通與情感的方面之協助，俾獲得進入互助合作，以及團結的重要關鍵。這點就需要彼此的自動努力去完成。目前，在極端的激烈份子以殘酷無道的手段，來實行慘殺許多善良無辜的各國人民，我們亟須團結起來，實行抗爭，以保衛全球的熱愛和平之無辜人民，維護真理和正義！

二〇一七年八月廿六日稿於雅加達

五十年來商場  
心得之十六  
賴世英

地利

在商場上做生意的時候，對於「地利」的選擇是非常重要的。一件事，如果

我們在開設商店的位置，選得不好時，對生意的收入，確實有密切的關聯，地點的位置適當，且是人來人往必經之地，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店位的三角向。因人人前來這市場上時，一進一出都必從你店前經過，因此，生意上一定較其他地方熱鬧得多，而收入也較能多些。故人人在市場裏要開設店舖，或買賣店舖時，常會注意且選取該三角向的店舖位置，而且價錢也較其他位置貴許多，雖然其價錢貴許多，還是成了人人都必爭之地——店位的三角向。

何謂「地利」，地利就是：（一）

指地形的便利。（二）地方所產生之利。我們做生意時，必須選擇在地形上它是便利的位置，在地方生利上可提供很大益處的事。例如：我們要開設一間工廠，那就要注意地方所產生之利了，即考慮到：一，顧及附近村民就業的機會，二是工廠排出的廢物，恐會污染村民的環保等，必須要處理妥當，不要讓村民發生反感，而村民群起向廠方要求賠償等



事，這些事項，也是屬地利範圍之事。我們應選取天時地利最優勢的位置，最便利的地點，去開創自己所應做的生意，切不可逆勢而為，不但對眾人不好，而自己也不見得可獲取什麼利益。

在中國的兵法書上，對「地利」也非常重視的一環，若不能利用對自己最有優勢的「地利」環境，而從歷史上許多的證明，必註定失敗無疑。三國時代的諸葛亮的揮淚斬馬謖，那是很有歷史價值的故事。馬謖也是熟讀兵書的人，卻不能運用兵法中之奧妙，這是沒經過歷練所造成的後果，當馬謖要求諸葛亮領兵去守街亭時，諸葛亮本來不答應，也是怕他沒有經過嚴格的歷練，而不明「地利」的奧妙而錯用了兵法，而誤了諸葛亮行軍的計劃，但是馬謖不服氣，自認熟讀兵書，哪有不善用兵法之事，何況小小街亭，哪有守不住的道理，便願以頭顱做擔保，若失守願以頭顱奉上，諸葛亮才勉強答應他的請求。但當馬謖帶兵抵達街亭後，覺得街亭地勢險要，有一人當關，萬夫莫敵之勢，便笑諸葛亮實在多慮，只要我帶兵駐紮在街亭的一座山上，司馬懿的百萬大兵，而我何懼之有。可是馬謖卻忽略了，若斷絕了水源的供應，而山上駐軍卻不戰自

亂。結果，街亭失守，斷絕了諸葛亮的歸路，因此也造成諸葛亮設法挽救之「空城計」，卻留名千古，同時，也証明了對「地利」利用之妙計，存乎一心，及個人的歷練所造成的智慧。

地利與天時也有密切的關係，前篇在談「天時」，曾談及天時地利在下一篇再來研討，現在筆者就來說明「天時地利」對做生意的影響如何？所謂「天時」，上篇已說清楚，那就是季節輪換，天晴及下雨等，現在就以我們所住的雅加達的情形證之。雅加達是在赤道綫上，每年只晴季雨季之分，晴季時，雨量少，則飛塵滿天；而雨季時，則天下雨，甚至一連幾天都下大雨，因雅城的地勢低，而市民又不重視環保，隨便都把垃圾全傾倒在河中，影響了河流的排水量，使河水受垃圾所阻而無法暢通地流向海洋，且加上海水漲潮之時，不但河水不能流向海洋，而海水更加湧上城內街道上，這就是每年雨季時，造成雅加達氾濫成災的原因之一，而水災卻一年比一年更凶猛，不但土崩樹倒，街道破壞不堪，房屋傢俬，被水浸後，都要修理，工廠及商店中的貨品給水浸後，已是面目全非，無法再出售，只有把它視做廢物而拋棄，我們計算一下，

每一年的水災氾濫以後，雅加達市民的財產損失，竟達億萬盾以上了。除了金錢的損失外，水災過後，各種瘟疫，及各種傳染病都在人間流行傳染又有不知多少的生命犧牲掉了。而人類被稱為「萬物之靈」，不單是毫無方法來避免每年的大水災，且有自作自受而遭天的處罰，而淪入末日之期了。

總之：「地利」對我們做生意的影響是密切的，尤其在選購店舖時，除了上述大家在爭購店舖的三角向外，而還有一個店舖的位置，對我們做生意也有影響，那就是攤位與攤位之間，卻有一條走廊，以便顧客及行人來往無阻的巷道，在走廊的巷道上相對沖的店舖位置，對我們做生意的，卻有些不利的店位，那就是人們常說的「TUSUK SALE」了，許多的人都不願意購買這種店舖，不但收入少，且對店員有生病之嫌，因此價錢較為便宜。但筆者在大大公司做女裝衫時，曾購有這「TUSUK SALE」的攤位，最先我在那攤位中看店，後改為女兒去看店做買賣，不但生意不錯，且顧客絡繹不絕前來筆者的攤位上購辦各種各樣的女裝衣服，收入很好，這真是感謝上帝及顧客的恩賜。

（待續）